

7

吴冠中文丛

老树年轮

吴冠中

著

团结出版社

老树年轮

吴冠中 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树年轮/吴冠中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08.3

(吴冠中文丛/叶荷主编)

ISBN 978-7-80130-772-9

I.老… II.吴… III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4732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话: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 65244792 65126372(编辑部)

网址: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123456@tjpress.com(出版社) 65244790@tjpress.com(投诉)

65228880@tjpress.net(投稿) 65133603@tjpress.net(购书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三河东方印刷厂

装订: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开本:170×230(毫米) 1/16 开

印张:19.25

字数:308 千字 插图:6 幅

印数:3000 册

版次:2008 年 3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8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130-772-9/I·130

总定价:288 元(全 7 册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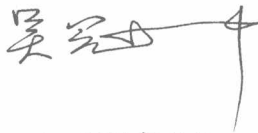
老树年轮(墨彩) 2007年

文丛短语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千古、百年只决于历史，惟真、伪、深、浅，寸心自知。误入艺海，至今毫耄，作画、撰文，真情吐露，对人对事，直言不讳，绝不欺世盗名。因而，得罪人多，往往四面楚歌，明枪暗箭，伴我终生，明眼人当可在文丛字里行间，隐见斑斑血迹。但我深信都将成后人探索真史之第一手资料，漫道只是十字架烂木头。

千年、万年，保守顽疾，误我中华，只凭祖先之光辉，梦想颐养天年，拒科学，阻创新。郁达夫挽鲁迅：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，有了英雄而不知爱惜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。

从艺其难，具灵性者少，且其道不平，“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”。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，在人民大会堂对高校教师作过一个报告，其间谈到：给我足够的条件，我敢于承诺培养出 50 个杰出的科学家，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。我听了感到震撼和惊喜，惊喜我们的高教部长深谙艺术真谛。从艺之人一向是少数，缘于客观需要不多及艺人成长之艰难。换了人间，今日经济大潮推送无穷泡沫，艺术之垃圾漫天遍野，因人人要吃饭，伪劣假冒，欺蒙拐骗成了中华民族之一大风景。我等老矣，痛心之余，与李清照不无同感矣：江山留与后人愁！



2007 年 5 月

目 录

- 1/ 文丛短语
1/ 水乡青草育童年
20/ 我的母校
22/ 忆母校科班
25/ 安江村
31/ 忆初恋
35/ 而立与不惑——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杂记
44/ 北京居
50/ 婚礼和父亲
57/ 母亲
61/ 消逝
64/ 旧梦复苏说从头
65/ 送盲
68/ 大红袍
70/ 夕照看裸体
78/ 汉字春秋
89/ 吴冠中师友通信摘录
91/ 吴冠中致信吴大羽
117/ 吴冠中致信邹德依
156/ 吴大羽致信吴冠中

- 158/ 李政道致信吴冠中
159/ 熊秉明致信吴冠中
162/ 郑为致信吴冠中
165/ 闽希文致信吴冠中
166/ 王秦生致信吴冠中
170/ 吴冠中主要作品集
176/ 吴冠中历年向国家及公立机构捐赠作品目录
181/ 吴冠中留学归国旅途速写
185/ 吴冠中年表
- 299/ 编后记——燕子 吴冠中

水乡青草育童年

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，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，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，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，刚刚梦醒！

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，地地道道的农村，典型的鱼米之乡。河道纵横，水田、桑园、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，春天，桃红柳绿。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，父亲也种田，兼当乡村小学教员。家里平常吃白米饭，穿布衣裳，生活过得去，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，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，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很幸运。我7岁就上学了，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，父亲当教员，兼校长。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，流鼻涕的多，长疥疮的也不少。我们玩得很欢，很亲密，常说悄悄话。我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。鬓色斑白时我回过家乡，人生易老，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。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，那满脸的皱纹，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，照样咳嗽，大笑大骂。我于是追上去，正想叫唤，他们却惊讶了，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，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。

土地不老，却改观了。原先，村前村后，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，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，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。一场“大跃进”，一次“共产风”，竹园不见了，像撕掉了帘幕，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，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、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。竹园不见了，桑园也少了，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。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，钻进去采桑椹吃，一面捉蚱蜢。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，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，其间新芽点点，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。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，桑叶养蚕，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，一天要采几回桑叶，孩子们



白首忆童年(墨彩) 1989年

也帮着采叶，帮着喂蚕，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，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。养蚕期间家里焚香，不让带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，说是蚕有蚕神，须小心翼翼地侍候。蚕大眠了，不再吃叶，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，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。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，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，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。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，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，春蚕至死丝方尽，个个乐于作茧自缚。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，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。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，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。

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，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，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，大舅还兼开茧行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。每年卖茧子的时候，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，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。父亲非常重视秤茧子时价格的等级，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，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。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，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。这种时候，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，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。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，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，我去看他，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，一个人住两间房，还请我吃了一顿“全家福”大肉面。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。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，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，带了米在船上做饭，晚上就睡在船里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。仅有一次，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，夜半我被臭虫咬醒，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，父亲心痛极了，叫来茶房（客栈服务员），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，茶房说没办法，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，想下决心加钱，但我坚持不换，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，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，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，只剩下后半夜，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。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，也久久地感染了我，影响了我。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，母亲求神许愿，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上去敬菩萨。病好后，便要去还愿。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，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，远近闻名，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，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，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，看高跷走路，看虾兵、蚌精、牛头、马面……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，一路接受人们的

膜拜。父亲点上香烛，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。人山人海，卖吃的挤得密密层层，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，鸡鸭鱼肉都有，我和父亲都饿了，我多馋啊，但不敢，也不忍心叫父亲买。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，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，吃完粽子，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，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，我叫他也吃，他不吃。卖玩意儿的也不少，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……显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，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，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，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，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，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！

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，它永远离不开姑爹，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。姑爹性子暴躁，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。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、上学。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，我也搭船跟着去玩，反正不花一文钱，父亲也总是同意的。姑爹家住在溇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。村子很长，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，每家的后门临河，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。白天，船都下湖了，风平水静的时候，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；傍晚，船都回来了，小河里挤得看不见水面，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，忙成一片。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，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，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，觉得神秘，又有点怕。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，叫黄雀，就像麻雀般大小，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，一如北方的铁雀。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，母亲炖了给我吃，味道鲜极了。表兄们说，捕黄雀要在深夜，一面张好网，从另一面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，于是一捉一大堆。我听了真兴奋，也想跟着去捉一回。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，怕我会冻病，我说不怕；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，我也保证不睡，他们同意了，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，但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还是去不成。终于有一次，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。我们那里，无论大人和小孩，有钱人家和穷人家，都最怕兵，孩子哭不止时，便吓唬他：兵来了！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，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，立即报警，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，男女老少东投西窜，往草垛里藏，向桑园里钻，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树巅。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；谁家的鸡鸭、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，

也只好听之任之，统统让兵们带走。那时候军阀混战，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，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，有什么他们随便拿，非常自由。

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，不成队伍了，他们更无法无天，情况也就更可怕，打破门到家里抄，抓到男人要花边（银元），抓到女人便强奸，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，总尽先尽快逃避，不易被抓到。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，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，老太婆是信佛的，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，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。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，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，满村人心惶惶，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，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。姑爹来家了，叫我们住到他家，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。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，父亲不肯去，他说只要我们走了，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，其实，他是不放心这个家。后来真的打起仗来，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，人多船小，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。听到砰砰的枪声，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，心惊胆颤，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，蒙住头，说子弹是硬的，万一落下来，吃硬不吃软。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，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只担心子弹飞来，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，母亲急得不断流泪。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，亲切的形象，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，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，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！

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，也靠芦苇。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，长得很高很高，收割后的芦苇积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，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。夏天，我很早起来，选一根最长的芦苇，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，用线结牢，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，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粘性，用以蒙满三角小框，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。粘知了，也粘蜻蜓。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，红蜻蜓特别好看，翅翼有时平展，有时前伸抱住脑袋，正如齐白石的图画。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，主要用来编芦席，织芦帘。芦织的帘子很大，可用以隔开房间，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，在上面铺拆被褥、絮棉袍。冬天，很冷，屋里照不到阳光，吃饭都冻得发颤。大门外满是阳光，但有西北风。房子是朝南的，不怕北面的风，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，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

三角地带，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。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，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，劈豆瓣。吃饭时，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，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家的饭碗来凑热闹，有吃有笑。很快活，引得狗也跟来，猫也钻来，一团和气。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，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。这铜脚炉很精致，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，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奁，父亲家一向穷，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。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砉糠（稻谷的壳）灰，将生蚕豆埋进去，等一会儿就会热，像炒豆一样，豆熟时便“乒”的一声爆炸。我埋进了豆，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，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，吓她一大跳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，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里，大家可以快快活活、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。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，还可吃到煮熟的菱、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。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，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。春节要吃好几样菜，最主要的是吃猪头，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，只有过年（春节）时才能吃到。春节前母亲特别忙，要煮猪头，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，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，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化子的。平时叫化子要饭，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，有时不给，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，而且一到门口就给，所以叫“发”。于是叫化子特别多，络绎不绝，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，几笼团子还不够发，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。有一种叫化子不穿破衣裳，穿整整齐齐的长衫，还戴着礼帽，手提小锣，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，这便是唱春的。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化子的粗团子他不要，不理，继续唱。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，或给自家吃的大白团子，他不用手接，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，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。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。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，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，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，这时候，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。春节过了初一，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，穿着新衣裳吃年酒。母亲总嫌父亲家穷，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，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，认为有出息。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，自己不常去她们家，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。舅舅家吃得讲究，过年打麻将，压岁钱也给得多。大舅舅爱骑马，地方上有点名气，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，很少见马。表姊带我玩，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，我仿佛去

看老虎一样新奇，但不敢走近，怕它踢。二舅舅抽大烟，抽了卖田，卖了田再抽，人抽得骨瘦，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。母亲是二舅的姊姊，劝他，骂他，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，其实不听，照样抽。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，名声很坏，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，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，母亲一听气急了，立即赶到她家去，我也跟去看。进大门后直奔里屋，里面房门紧闭着，房里有忙乱的声音，母亲叫二舅的名字，二舅不敢答应，更不敢开门，母亲隔着门哭骂，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。父亲也在家骂，好像骂给我听，意思是万万学不得，同时也针对母亲，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。

每次过年，父亲从大橱（衣柜）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，藏进大橱里。大橱是红漆的，很漂亮，也是母亲的嫁奁，一直保护得像新的一样。我们家是小户人家，房子也不大，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，因此我曾为此感到骄傲。画的是几个人物，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，这是父亲的老朋友缪祖尧画的。缪祖尧矮胖矮胖，很和气，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，家里也贫苦，靠教书生活。他和父亲很合得来，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。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，我还依稀记得，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，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。他还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，他和缪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，只吃了一点，但糯米粥会膨胀，罐里的粥过一会儿胀得仍像原先那样满，学生家里来撤早餐时误认为根本未吃，估计是教员不爱吃，便立即补煮了几个鸡蛋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他们小学简陋，不开伙，教员是由学生家轮流派饭的。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多起来，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，父亲不能再去玉祁教书，便在村里由吴氏宗祠出经费创办私立吴氏小学。缪祖尧也不去玉祁了，便来吴氏小学教书，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，缪祖尧也住在祠堂里。我从此经常到缪祖尧老师的房里去，看他画画，开始触及绘画之美。祠堂很大，有几进院落，有几间铺有地板的厢房，厢房的窗开向小院，院里分别种有高大的桂花、芭蕉、海棠。缪老师住的厢房很大，窗口掩映着绿荫荫的芭蕉，一张大画案摆在窗口，真是窗明几净，幽静宜人，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的画室，难忘的画室，我一辈子都向往有这样一间画室！缪老师什么都会画，画山水，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，画樵夫和渔翁。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，糊上白纸，缪老师在上面画个



童年(油画) 2003年

渔翁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，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。我尤其喜欢缪老师画的大黑猫，他用烧饭锅底的黑灰画猫，猫特别黑，两只眼睛黄而发亮，我进美术学院以后还常常想起那黑锅灰画的猫，可惜再也没见过了。我常常静静地看缪老师作画，他用纸紧卷成笔杆似的长条，用煤油灯薰黑以后当炭条起稿；他常常将蘸了浓墨的笔放进嘴里理顺笔毛，染得嘴唇乌黑，这才使我明白，母亲自己不识字，为什么同父亲争吵时便常骂他吃了乌黑水不讲道理。缪老师和父亲有个很大的不同处，他不像父亲那样节省，他爱吃零食，父亲说他没有儿女，只管自己吃饱就够了。缪老师画久了，往往摸出几个铜板，叫我到村头一家茶馆里去替他买一包酥糖之类的好东西吃，我非常乐意，飞跑着去买来，他总分一小块给我吃，从无例外。我叫他缪老师，因后来我上学了，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。不过他并不教图画，也根本没有图画课，而他的画据说是远近闻名的，还卖，并订有价格润例。70年代我曾顺便回到故乡看看，父亲、母亲及老一辈的亲友们大都已逝世，只缪老师还在，我便专程到渔村去看望他。好容易寻到了他的住处，他住在蜂窝似的人家的夹缝中，屋里建屋，几张破旧的芦帘围成了他暗黑的卧房。他病在床上，他感激我的探望，他谈我父亲的死，那是困难时期，与其说是病死的，不如说是饿死的；他谈到有一次经过我家门前的河滨，见我那瞎了眼的母亲自己摸着去洗东西，感叹年轻人是不顾老人了。我似乎又最后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！我不清楚缪老师是哪一年逝世的，只知道他已逝世了。

有一件事曾提高了缪祖尧的画的威望。村里财主陈培之的妻子据说是上海美术大学毕业的，嫁到乡下来后还向缪祖尧借画临摹呢！陈培之家高楼大屋，连着大楼有高墙围住的大院，里面种有李光桃及别的什么名贵果树，但我不敢进入他们家。陈培之的母亲是寡妇，非常精明能干。早年未生陈培之之前，领了一个养子，取名连生，就是连接着就要生，果然生了培之。生了培之，连生实际上就不算什么养子了，变成了长工的身份。陈培之骨瘦如柴，据说在上海念法律大学，是律师。他有一次回乡，到附近楝树港小街上问人有没有兑换处，但他说成了“脱”换处，于是乡下流传开了：“兄字头上两只角，培之律师不识它。”我终于有一次能进入陈培之家的大门了，那是他结婚，让许多人进去看，也就是观礼。新娘子是宜兴城里人，也是财主，结婚前送来过几船嫁奁，招摇过河，着实叫乡下人羡慕。结婚那天，我也夹在人丛中挤上了大楼，看新娘子

演说，听留声机唱戏，特别爱听“哈哈笑”，各式各样的大笑，笑痛肚子。陈培之家的院子特别大，有花坛，摆满了盆花，开着各样的花朵，还有两只大荷花缸，种有荷花，我爱极了。新娘子烫着长头发，脸上擦着粉和口红，我和小伙伴们觉得像吊死鬼，很难看，但我从此爱上了花。村里只有单调的木槿和葵花，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红彤彤的鲜花，于是也总想种花，但哪里去弄花呀！宜兴的陶器名闻中外，但我们乡下只买茶壶，无人买花盆，乡下人从来没有种花的传统。前几年我因事过宜兴，顺便到溇湖边一个公社去参观，那里利用湖滩土地的特点，居然开辟了70余亩花圃，家乡人民也已进入了欣赏花的时代！

除了缪老师的画以外，我还见过一种漂亮的月份牌仕女，那是在婶婶房里看到的。婶婶不是正经的女人，好吃懒做，偷男人，野男人公开住她房里睡觉，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个常常来去上海的男人吴桂生送她的。吴桂生后来作了什么案被抓住，枪毙了。吴桂生被枪毙后，婶婶还有别的野男人。叔叔是有名的“乌龟”。叔叔本是个老实人，不识字，因为我父亲念过几年书，所以分家时叔叔多分了一亩地。但是就因为婶婶爱吃，不过年时也经常到镇上去买来猪头肉、酱鸭、烫面饺（蒸饺）等吃，一面吃一面赌钱，那十几亩地便被卖得差不多了，后来叔叔便挎只篮子卖香烟、瓜子、花生糖，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书，父亲常劝叔叔，但叔叔怕婶婶，听了婶婶的指使反而凶狠狠地对待父亲，甚至有一回与人串通了来偷我们家的稻。姑姑们每回来，谈到叔叔时总哭，但她们不敢劝他，怕婶婶，婶婶凶得很，很泼辣。我记得叔叔病死时满身肿胀，得了鼓胀病，就是血吸虫病，而婶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。70年代我曾回到老家看看，父亲和母亲早已逝世，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婶婶在门前见了我们，口口声声亲热地叫我“大侄子，大侄子！”

母亲和婶婶的关系必然非常坏，彼此不讲话，见面不理睬。婶婶为了搞臭母亲的名声，有一次叫吴桂生闯到我母亲房里来调戏，被母亲骂了出去。但从此我们家担心吴桂生来报复，一直到他被枪毙后才放心。也由于婶婶的威胁吧，母亲盼望我早早长大成人，有出息，替家里争口气，我也已体会必须给家里争气了。配合父亲的节俭，母亲也勤俭持家，她爱干净，衣服洗得勤，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，洗得彻底。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，但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也总是布衣暖，菜饭饱。我到无锡念初中时，正值身体开始发育，吃得更多，课间常感饥饿，又买不起零食吃，母亲便将糯米粉炒熟，教我只要用开水